

20191212 | 黃國昌 | 財政委員會 | 連年下降的全球金融中心排名 連年上升的信保  
基金虧損

影片：<https://youtu.be/kAu6nAhVX-k>

黃委員國昌：謝謝主席，麻煩有請顧主委。

主席：請顧主委。

顧主委立雄：是，委員好。

黃委員國昌：顧主委早，2018年3月的時候，你接受媒體訪問說我們要朝亞洲金融中心的目標邁進，那前兩天您受訪的時候又說我們難以取代香港成為金融中心，那您分析了五大的原因，對我來講要追到香港這件事情，我必須要老實講，我們要走的路還非常非常的遙遠，但是從一年多以前的自我期待要從亞洲金融中心的目標邁進，這個還是我們目前政府的目標嗎？

顧主委立雄：我想那個時候我們提亞洲金融中心搭配我們的金融發展行動方案，如果有看那個內容的話，其實還是主要是朝著一個就是說我們認為在區域的資金的調度，還有一些相關的這些財務……

黃委員國昌：您講的區域是講指的是亞太區域嗎？

顧主委立雄：對。

黃委員國昌：那我們就目前在亞太區域當中的表現，您認為是往前進還是往後退？

顧主委立雄：我想我們還有待努力，但另外那一天講的當然是說……

黃委員國昌：我想當然是有待努力，但是我的問題是在以亞太地區來講，你覺得我們是往前進往後退？

顧主委立雄：我們現在就是要進一步的就是，我當時其實提的這個目標這樣子內容

很清楚，簡單來說如果化成在一句話的話，就是說我們希望整個台商，有台商的地方就有銀行來提供服務，那台商的錢由我們台資的企業他們進行管理。

黃委員國昌：所以那個時候你講的是，2018 年 3 月只是要盡量的去讓我們的台商能夠得到我們金融業這邊的支持，跟亞洲金融中心沒有什麼關係就對了。

顧主委立雄：比如說我們台商往東南亞，我們應該是說，我們朝著這個有台商的地方就有金融業的服務業來金融的服務來邁進，這樣子的一個目標。

黃委員國昌：所以我們現在沒有打算要去處理亞洲金融中心這個目標的問題。

顧主委立雄：如果亞洲金融中心講的意思是指取代香港的話，那我確實覺得……

黃委員國昌：剛剛我已經講過了，距離太遙遠了，我現在不是在講的只有取代香港的問題，因為距離太遙遠了，所以我剛剛才請教你說，那我們在亞太地區的表現，你覺得是往前進還往後退？

顧主委立雄：我們現在正在研議的就是希望能夠往前進，這重要當然還是在 OVU……

黃委員國昌：過去這幾年你覺得是往前進還往後退？

顧主委立雄：我不認為有往後退。

黃委員國昌：OK。

顧主委立雄：但是要往前進的這個步伐也還需要再加強。

黃委員國昌：好，其實你在 2018 年 3 月的時候，在接受那篇訪問的時候，主要是那個時候媒體披露，2018 年我們在所謂全球金融中心的指數，也就是所謂的 Global Financial Centres Index，它裡面處理的事實上是五個重要的金融業的競爭項目，從 Business Environment（商業環境）、Human Capital（人力資本）、

Infrastructure (基礎設施) Financial Sector Development (金融業發展) 以及 Reputation (聲譽), 其實可以看得出來的是說, 它所涉及的是什麼, 它所涉及的基本上都不是什麼鋼筋水泥的問題, 基本上就是軟體的問題, 什麼叫軟體的問題? 不外乎就是什麼, 人才, 那第二個, 法規環境, 第三個, 經商環境等等。

我先帶顧主委看, 依照這個 Global Financial Centres Index, 我們在 2016 年 9 月的時候, 台北排名第 21 名, 那在我們前面的第一名, 倫敦紐約, 這個對於我們來講, 就如同顧主委所講的還太遙遠, 那當然離新加坡跟香港比起來也還是滿遙遠的, 但是在整個其他的亞太區域來講, 我們的表現相對在 21 名, 覺得還是可以有繼續再往前進。可是到 2018 年您接受訪問的時候, 那個時候之所以記者會提出來這個問題是, 因為按照 GFCI 的排名, 到 2018 年的時候, 我們已經降到 30 名了, 2019 年 9 月最新的指數出來了, 顧主委您知道我們是往前進還是往後退嗎?

顧主委立雄: 這個現在是英國的那一家。

黃委員國昌: 是, 沒錯。

顧主委立雄: 因為我們的了解, 它的這個評比的一個方式, 有一些相關的很多部分是用問卷的一個模式。

黃委員國昌: 是。

顧主委立雄: 所以……

黃委員國昌: 但是它在問卷上面的項目, 因為這整本報告你們在, 您在 2018 年的時候說, 在回覆記者的問題的時候說, 它裡面評比的項目是什麼還要再回去多了解, 了解以後才知道我們要怎麼改進, 我覺得你 2018 年那個時候接受訪問的時候所講的那個態度是對的, 但是你所看, 它實際上面在用的那個 Factor, 全部都是按照 World Bank (世界銀行) UN (聯合國), 就是大家肯認的國際級的組織, 他們所發展出來的指標下面去做評比的, 那對於我們來講是, 這個評比我沒有意思是說它是絕對百分之百權威, 絕對百分之百正確, 但是以現在在世界上面各國的智庫所發展出來的 Index 來講, 這一個指數相對來講, 是在世界各國當中受到信賴

的，所以我才會說，說如果我們在 2018 年的時候好 那我們要看這個指數，它裡面所關心的問題是什麼，從台灣整體上面的表現來講，要如何來改善的話，那 2019 年的 9 月跟 2018 年相比您認為我們是進步還是退步？

顧主委立雄：因為不同的指標，像包括我們在那個是 WFE 吧（世界交易所聯合會），我們得到的金融的排名也是在第六，所以相關的一個排名……

黃委員國昌：好，來，我直接秀給你看，這個是 2019 年 9 月最新出來的，台北排名第 34 名，那我看到這個因素以後，你說我們很難成為亞洲的金融中心，您點出來的因素包括說我們不是英美法系的國家，那英文對於我們許多的專業從業人員使用起來還有一些困難，但是您看一看，台北掉到第 34 名的時候，中國相對來講它也不是英美法系的國家，那我也不相信說台灣人的英文程度有比較差，但是人家的排名一直在往前上面上升。

顧主委立雄：跟委員報告，我必須要講 GFCI 其實它做這些的時候，它跟中國在這個，它的關係跟中國的關係其實不錯。

黃委員國昌：所以你的意思是說它這個指數不夠客觀就對了，您的意思是這樣嗎？

顧主委立雄：對，它這個都用問卷，受訪者的真的，我個人覺得我們因為不是英語系國家，當然你也說中國也不是英語系國家，可是中國在這方面跟它的關係，我覺得這個還可以……

黃委員國昌：所以這個英國跟……

顧主委立雄：這第一個第二個我們很多的……

黃委員國昌：它跟中國之間的關係很密切，所以 Tel Aviv 它的排名也上升了。

顧主委立雄：我們很多的這個……

黃委員國昌：所以威靈頓它的排名也上升了。

顧主委立雄：我們很多指數相關的這些數據，在他們有時候做統計的時候，也許他們攝取的這個。

黃委員國昌：沒有關係，如果顧主委您的高見是這個樣子的話，我其實也滿期許台灣如果有智庫、有能量，去做出人家這樣子的分析的時候，發展出我們台灣自己的指數用我們自己的指數來去取代這個 GFCI，您認為可能跟中國關係比較密切，可能評比上面不是很客觀的，但是你如果仔細看過那個報告的話，真的值得我們學習，值得我們借鏡的地方還非常非常的多。

顧主委立雄：跟委員報告，我們不只看，我們還請我們的倫敦的辦公室去找過他們，了解他們這一個整個評比的模式，我想大家評比的任何方式我們都可以來參考，也都可以來做為改進的一個基礎。

黃委員國昌：好，那如果您這樣子講的話，按照它這個評比我們的名次不斷地下降，你認為我們接下來要改進的基礎是什麼？

顧主委立雄：我想我們，我在那個訪問的時候也講過了，就是說在本質上我們有一些相對沒有辦法去做一個根本性改變的情況下，我們盡量的開放多元性的開放多元的金融商品，這我們應該要做的，那另外我們 OVU 的這個部分已經作為一個資金調度的一個地位，已經有一定的成績，那我們這個部分再做一定的一個加強，那相關剛剛吳委員也提到了，我作為一個金管會主委，當然我們要建構我們金融經營的韌性，那我們同時要鼓勵產業的創新，這個大概就是我們努力的一些短中長期的一些目標。

黃委員國昌：我希望提出這些質詢，最主要的目的都是希望我們台灣的金融產業能夠繼續往前發展，我這樣說好了，這個是不需要任何的天然資源真的可以發展得好的產業，如果我們有足夠的專業人才，如果我們有好的整個法規環境的話，這個都是我們值得努力的方向，特別是台灣現在我們所處的世界競爭的位置上面，這個是我個人的看法。接下來，之前我也質詢過您，就是信保基金長期的虧損，到 2018 年，政府的捐款已經達到 1037 億，然後我們整個累積代償的金額 1522 億，我之前跟您講過這個信保基金它長期的虧損，然後都是拿納稅人的錢去補，您也跟我說

需要檢討，經濟部也承諾要改革，那經過您的檢討，經濟部承諾的改革以後，現在這件事情有改善嗎？

顧主委立雄：因為信保基金不是歸我們主政的事項，我是不是不適宜幫他們回答，但是對於中小企業的信保的這個機制的建置，我個人認為是非常重要的，是一個我們能夠扶植中小企業一個非常重要的基石，那至於經營的……

黃委員國昌：我直接先跟您講，可能跟金管會的部分比較有關係的地方，把數字看清楚，代償的金額越來越高，當代償的金額越來越高的時候，就反映出來什麼，反映出來我當初在跟您提這件事情的時候，中小企業信保基金在整個授信或者是在整個資金調度上面，它所存在逆選擇的風險，然後我們如果進一步的去看，2017 年代償的件數 5053 件，代償的金額 83 億，2018 年代償的件數 5282 件，代償的金額 86 億，那也就是說，從之前你也同意說要檢討，那經濟部認為說也有必要改善，但是我看實際上面的數字出來，完全沒有任何的改善，但是更讓我沒有辦法接受的事情是什麼，但是更讓我沒有辦法接受的事情是說中小企業的信用保證，我們的金融機構它出資的比例，事實上到現在 2018 年我看到最近的數字也只有 26%，其他的部分都還是納稅人在買單。

顧主委立雄：跟委員報告，中小信保基金的來源，現在因為過去原始的基金是國發基金出的比較多，所以它其實也是拿國發基金，不一定說拿納稅人的錢，但國發基金……

黃委員國昌：等一下，你的意思是國發基金的錢不是納稅人的錢？

顧主委立雄：因為國發基金有很多部分是投資，股權性的投資獲益。

黃委員國昌：等一下，那些股權性的投資獲益，那不是拿納稅人的錢去投資嗎？

顧主委立雄：那這看委員怎麼定義。

黃委員國昌：不是，那按照你的看法，那你是怎麼定義的。

顧主委立雄：那我要講的是說，現在的出資方式是國發基金出一半，金融機構出一半，就是說假設它要增加的時候，現在的方式是國發基金出一半，金融機構出一半，那逐漸把比例拉高，所以你就會看到比例會呈現一個逐漸提高的一個狀況，是第一個……

黃委員國昌：第二個部分，我先針對這個具體的問題先請教清楚，你說金融機構它佔的比例有逐漸的拉高，這件事情我同意，但是我沒有辦法接受的事情是什麼，它逐漸拉高的速度太緩慢了，我為什麼說它逐漸拉高的速度太緩慢，絕大多數都還是納稅人在買單啊，我應該沒有講錯。

顧主委立雄：那我另外講一下就是說，我們中小企業的這個逾放比的這個部分現在大概是 0.3 幾，我覺得還是在 0.，應該還是在風險可控的範圍之內。

黃委員國昌：沒有，你把所有中小企業的放款跟進入了信保基金裡面出現逆選擇的狀況，它兩個母體是完全不一樣，你怎麼會拿兩個完全母體不一樣的東西來進行比較呢？

顧主委立雄：第三個我就要講的就是說，因為就我理解中小信保他們會對於他們代償的這個成數，跟他們保證的這個成數會做的比例的控管，那這個他們會有一定的比例，那因為是由他們主政，所以不適宜我這邊來幫他們回答，但他們都會有一定的控管的一個模式。

黃委員國昌：對，我就講實際的例子，剛剛我已經把抽象的數字，整個大的 landscape 是什麼秀給主委您看了，那對於我來講，可能我跟金管會還有經濟部最大的歧見就在於說，我認為中小企業信保基金它所存在逆選擇的風險並沒有把關好，因為沒有把關好，所以每年讓納稅人去填補的錢才會變得越來越多，那我為什麼敢說它沒有把關好，有太多具體的例子，我可以一件一件，根本都是已經出現的問題的貸款，中小企業信保基金還繼續下去保，所以才會出現我們剛剛所看到的那個數字，從慶富獵雷艦的案子一路下來都是這個樣子。

顧主委立雄：委員我還是相信中小企業貸款有信保機制應該……

黃委員國昌：好，來看一下，這個是之前一個收賄的經理，收賄完了以後，結果呢經濟部跟金管會辦理的，辦理中小企業信用保證融資業務績優銀行以及人員他得獎……

主席：顧主委你那個……

黃委員國昌：得獎就是他出事的那個時候，這個就是我所講的逆選擇的風險。

顧主委立雄：我相信我們不適宜在這裡對這些個案來品頭論足好不好。